

王统照，山东诸城人，出身地主家庭，自幼丧父，全靠母亲细心教养。参加了五四运动的他，1921年初与周作人、茅盾、郑振铎、许地山等发起成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——文学研究会。

后来，他迁居青岛，在中学任教，居所就在观海二路49号。这并非王统照在青岛的首套物业，当年青岛经德国人规划，从一个小渔村变为沿海大城市，房产投资也随之兴盛，王统照的母亲极具投资眼光，早年便从诸城来青岛购置房产，还多次带王统照来青岛游玩度假，开阔其视野。王统照迁居青岛后，觉得原有物业离海边较远，所以在观海二路购地建房，即现观海二路49号。

此处故居就在我外婆家附近，旁边还住了不少同学，所以年少时常从那院门前经过。小院居高临下，需沿石阶走上院子，小楼残旧，从下面看仅露一角，要想窥其全貌，要不就敲门进去，要不就走上旁边的观海山，在高处眺望。

那时我不知王统照其人，后来读他的《山雨》，才知这位如今声名不彰的作家其实是新文学的重要人物，《山雨》在当时与茅盾的《子夜》齐名。

后来专程寻访，院门口已挂上了“王统照故居”的牌子。我从原总督府侧面的小路拾阶而上，走到观海二路。总督府是德式建筑，极是壮美，这条小路由石板铺就，层层阶梯，两侧是大块花岗岩筑成的建筑墙面，上面布满绿意盎然的爬山虎，让人忍不住伸手触碰，墙角也伸出几朵小花。

我不由浮想联翩：当年，那些文学青年携青涩文稿造访王统照时，是否也是走这条路？

走到尽头，便见到一条蜿蜒着的半山小径，有一个个需拾阶而上的院落，两侧矮墙伸出朵朵樱花、紫藤或桃花，那一个个略略残旧的窗台前，也总摆放着一盆盆小花。

这便是观海二路，与之平行的还有一条观海一路。所谓“观海”，是因其地势高，依山而辟，可凭窗观海。

当年，这里是热闹的，身为新文学干将、成名已久的王统照，提携了众多文学青年。吴伯箫曾回忆，“观海二路的书斋

【故人旧居】

残楼半山凭海，犹思昔日青潮

□宋振东

那些视若无睹的老庭院老房子不仅美丽，还有着无数故事。如今居住在里面的人们，往往并不知道过往，哪怕他们在此居住了几十年，生儿育女，从壮年到白发。很庆幸在这样一个城市中长大，青岛曾名家云集，是当时中国的人文重镇，梁实秋、沈从文、闻一多、洪深……在青岛可以寻觅到许多名人故居。每当在民国史料中见到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时，便想去他的故居看看——那也许是最好的沟通，只要手触摸故居斑驳的墙，彼时空便可重合。

青州，九州之首。晨，登尧王山，揽海岱之气势，怀先贤之韬略。殷商末，姜子牙耕读于寿光，勤身苦志，逐灭商兴周、创建齐国、开齐文化，世称“兵祖”。春秋末，孙子研兵于临淄，著书十三篇，逐奔吴地、斩美姬、伐楚服越，执兵法之卷，为千古“兵圣”。东汉末，曹操破黄巾军，收青州兵三十万，逐击徐州、败袁绍，袭乌桓，挟天子一统北方。明朝中，戚继光备战倭寇于蓬莱，经文纬武，谋勇双全，练戚家军，造虎蹲炮、创鸳鸯阵，精兵械、用奇正，南征倭寇、北御鞑靶，是为中华干城。抗战后，陈(毅)粟(裕)以此布沙场，战莱芜、攻孟良、克济南，纵横驰骋五千里。建国后，毛泽东为御外敌拱卫京畿，纵深梯次部署三个军，筑壁垒长城、固胶东金汤，抗美帝苏霸。龙出之处，贤兴之地，历史青州、兵家青州………



王通照故居

里，同你送走多少夕阳，迎来过多少回山上山下的万家灯光”。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的臧克家也常来王宅拜访，他的第一本诗集也由王统照筹资出版。许多客居青岛或赴青游玩的作家都曾做客于此，俞平伯就曾留下“故人邀我作东游，可惜年时在早秋。三面郁葱环碧海，一山高下尽红楼”的诗句。

也是在这栋小楼，王统照编辑出版了青岛历史上第一个文学刊物《青潮》。在创刊号上，他写下《我们的意思——代创刊词》，其中写道：“我们想借助文艺的力量来表达思想，在天风海浪的浩荡中，迸跃出这无力的一线青潮。”

我曾有过疑问：以王统照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资历，为何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任教国立青岛大学（1932年易名国立山东大学）呢？王统照自己的说法是身体不佳，也有人分析与“派系”有关，指王统照出身文学研究会，国立青岛大学却是新月派聚集地，前者推崇鲁迅，后者却与鲁迅不睦，有人还提及一个典故，涉及王统照离京赴青的原因，据说当年王意气风发，著述甚丰，但胡适认为他翻译的一首诗作硬伤太多，便撰文讥讽，王统照大为不满，又因慈母去世，心灰意冷离开北京，而国立青岛大学恰恰以胡适为精神领袖，杨振声更与胡适相交莫逆，王统照自然不愿“投奔”，不过从各种记载来看，王统照与杨振声的关系不错，如朱自清赴青游玩，王统照就带他去杨振声家中做客。君子而而不同，想必就是如此。

1931年，他游历东北，写成报告文学《北国之春》，回青后又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、以东北乡村为背景的《山雨》。茅

盾对之推崇备至，现代文学史上将之与《子夜》并列，吴伯箫更将1933年称之为“子夜山雨季”，说《山雨》和《子夜》，一写农村的破产，一写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。

抗战期间，青岛沦陷，观海二路49号也被日军占据，此时的王统照正在上海工作，日军叫人通知他回青“合作”，可归还房子，他自然不肯做汉奸，可怜故居多年藏书毁于一旦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回到青岛，终于得到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，观海二路的小院也得以收回，虽已家徒四壁，但这条路总算重回往昔宁静。

如今的观海二路依旧寂静，走了半天，只见到几个老人慢慢从路边踱过，或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摆弄花草，一派悠然。如今，海畔高楼林立，这些院落恐怕已看不到海，更听不到涛声。当年，为了看海，王统照专门在书房外修了个小平台，起名望海台，他曾写道：“每天下午，太阳光正射在院落里，夕阳西下，照得海水一片通红，海色天风，最适人意”，他也在《青岛素描》中写过青岛的云，“如有点稍稍闲暇的工夫，在海边看云，能够平添一个人的许多灵感，与难于捉摸的幻想。”

就是这个小小的“望海台”，成为客居青岛的作家们聚会畅谈之所，并如王统照所写，“迸跃出这无力的一线青潮”，之所以说是“无力”，或是因为“天风海浪的浩荡”吧，在海边生活的人常感自身渺小，而且在那个时代，“借助文艺的力量来表达思想”，于王统照等人而言是救国之路，却非一蹴而就，这“无力”恐怕是从此而来。

后来的王统照，早逝并就此声名不彰，那一线青潮，不过沉浮一瞬。

【民间】

家乡的沙土岗子

□宋振东

我老家在鲁西北一个偏僻的农村，村子的东头和西头，各有一座沙土岗子，方圆上百亩，几十米高，上面种满了杨树和柳树。我们村子就坐落在两座沙土岗子之间，是远近闻名的“沙土村”，盛产沙土。

细细的沙土，一望无际，尤其是夏天傍晚，光着脚丫子踩在滑溜溜的沙土上，从沙土岗子上面溜下去很爽，像过山车，软软的、暖暖的。

沙土岗子周围长满了茅草，每年的春天和夏天，我和小伙伴们就到沙土岗子上挖茅根、采谷荻玩。茅根细细白白，一节一节的，有点甜甜的味道，很好吃。谷荻上绿下白，剥开绿衣，就会露出白绵绵的嫩芯，放入口中，软软的、嫩嫩的、甜甜的，越嚼越觉着绵柔清香。

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采谷荻的歌谣：谷荻谷荻，抽筋剥皮，今年出来，明年还你。谷荻谷荻，上天拉犁，今年吃了，明年还你……

家乡的沙土岗子，是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耍嬉笑打闹捉迷藏的好地方。

据村里的老人讲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于连年干旱，沙土岗子经常“搬家”。冬天刮北风时，沙土岗子就会被北风从路北边慢慢刮到路南边去；等到了春天刮南风时，沙土岗子再被从路南边刮回到路北边去。就这样，村头的两座沙土岗子被南风和北风“搬来搬去”，也不能种地，沙土岗子成了村子里的“公害”。

不过，细细滑滑的沙土也有一大用处，就是谁家生了小孩后，给孩子穿土布袋用。家乡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祖祖辈辈，都是穿着土布袋长大的。

所谓土布袋，就是用老粗布做成的一种布袋，下半截像面袋，上半截似坎肩，肩部开口，钉有纽扣或带子，里面装上沙土，是穿在身上的布袋子。

给孩子穿土布袋用的沙土是颇有讲究的，首先要选用松散细腻的黄沙土，然后在太阳底下暴晒几个小时，晒到抓到手里，沙土能够在指缝里一泻无余，再将沙土里面的杂质，用细面箩筛除后，装到容器里备用。小孩子需要换新土时，就取一些细面箩筛过的好土，放到铁锅里烧热，温度达到不凉也不烫手，正适宜的时候，就把沙土装进土布袋，然后把光着屁股的小孩子再放进土布袋里。

小孩子在滑溜溜暖融融的土布袋里很是舒服，在里面活动自由。刚换上新沙土的小孩子是很高兴的，时间久了，小孩子在土布袋里又拉又尿，就会把沙土尿成了泥土，在里面又湿又凉，这时小孩子就会哭闹，小孩子这么一哭闹，大人就知道该换新土了，于是把小孩子尿湿的沙土倒出来，再换上一些新的干松热沙土，确保孩子始终在温暖干松的沙土里面。就这样，每天都要给小孩子重复换几次新沙土，折腾一番。

沙土冬暖夏凉，据说有补铁补锌、去火杀菌等功能，小孩子穿土布袋不容易感冒生病闹肚子，可有效防止红屁股和褶皱处溃烂，这些说法，虽说不上有多少科学道理，但是穿过土布袋的小孩子很少生病上火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现在，人们生活条件好了，小孩子都用尿不湿，别说是城市里，就是在农村，也很少有人再使用过去的土布袋了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家乡村东头和西头的两座沙土岗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被人们开荒种地，两座大沙土岗子越来越小，逐渐变成了两个小沙丘，过去的沙土岗子成了美好的童年回忆。

兵家青州

□乔名

【老照片】

奶奶的军人情结

□彭斐

长期以来奶奶对党和人民军队有着非常朴素的感情，“文革”时期她把还不满参军年龄的二儿子（我的父亲）和大儿子同时送入部队。一下送两个儿子参军，这在当时非常少见，一时被传为佳话，这张照片就是兄弟俩刚换上新军装的合影。

奶奶15岁就参加了党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，我的老家属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地带，日寇在镇上筑了碉堡，设了据点，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特别是由地主、恶霸和土匪组成的汉奸队更是残酷镇压抗日力量。爷爷1943年入党，担任村长兼村自卫队队长，还担任区中队司务长。一天袭击了日伪据点后，爷爷带了几个游击队员到家里休息。不久汉奸队就把院子包围了，奶奶刚把游击队员隐藏好，几个汉奸就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来把奶奶围住，让她把游击队员交出来。奶奶故作惊讶地说没看见有人进来，让他们自己进屋去搜。在堂屋敌人什么也没找到，就断定游击队员躲进了厨房，奶奶灵机一动，当着敌人的面把厨房里的柴草翻了个遍，敌人无可奈何，垂头丧气地撤走了。其实游击队员就藏在院子里几捆高粱秸的后面。安全脱险后，游击队员称赞说：“嫂子，你真有胆，能沉住气，要不我们就全完了。”

家乡解放前夕，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，奶奶与几位党员家属被安置到外乡一户阁楼避难，一位女干部担心孩子的哭声引来敌人，要求奶奶把怀里的孩子捂死，奶奶爱子心切，坚决不同意。一天敌人来到院子里，她连忙捂住了孩子的口鼻，憋得孩子头皮都发青了，幸亏时间短，孩子算是捡了一条命，可还是把奶奶心疼得不得了。

我在大学毕业前已考上选调生，有机会到政府机关工作。后来才有了当兵的机会，受奶奶的影响我也毫不犹豫地参军入伍。奶奶知道后高兴地说：“年轻人还是到部队锻炼锻炼好。”

